

2019
年
河
南
文
学
作
品
选

2019 年河南文学
作 品 选

中篇小说卷

何 弘 主编 南飞雁 编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河南文学作品选

何弘 主编

中篇小说卷

南飞雁 编

短篇小说卷

姬盼 编

散文卷

葛一敏 编

诗歌卷

冯杰 编

小小说卷

张晓林 编

评论卷

孔会侠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9年河南文学作品选.中篇小说卷/何弘主编;
南飞雁编.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8

ISBN 978-7-5559-1044-2

I.①2 … II.①何…②南… III.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河南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①I218.61②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39591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27号C座5楼
邮政编码 450018
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总印张 51.125
总字数 1046 000
版次 2020年8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8月第1次印刷
总定价 288.00元(共六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12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4

2019 年河南文学
作 品 选

中篇小说卷

何 弘 主编 南飞雁 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目 录

在饭局上聊起齐白石 / 乔叶	1
少女和摇滚 / 赵大河	32
学习愤怒 / 赵瑜	80
东国境线 / 王苏辛	124

在饭局上聊起齐白石

乔叶

1

入了秋，就该吃蟹了。饭局总是老魏来张罗的，对此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这种事，他原本就是个热闹性子是其一，另一个要紧缘故，我觉得就是源起于他爱标榜自己的人脉广，既是一向喜欢打肿脸充胖子，自然就得经常为了充胖子而打肿脸，可不得张罗起一场又一场的饭局？有道说“席面好摆客难请”，如今这世道，混得上饭局的，多少都有些能耐。可有些能耐的，整日里都忙慌慌的，谁有空总来吃他的饭呢。这就显出了老魏朋友多的好处。他的朋友场子铺摆起来，那简直就像超市一样，工农士，商学兵，天南海北，五行八作，因为老魏的撮合，谁谁谁都能凑到一起吃顿饭。这种饭局有个名堂，上等说法是神仙饭，中等说法是江湖饭，下等说法叫糊涂饭，总之是铁打的东家流水的客，走过路过不好错过。

如同老魏的哼哈二将，我和老胡常常陪同在这饭局

里，几乎可以说是老魏饭局的标配。老胡是因为两点：一是酒量大，镇得住；二是会胡说，扯得开。我也是因为两点，恰恰和老胡相反的两点：一是酒量小，外号李二两。老魏说，这酒量小嘛，某种意义上其实也算是个优点。因为小，不会成为目标，也就不会醉。这样的话，纵使一桌子人都喝趴下了，也有个脑子清楚的，保得住底儿。若说这理由有些勉强，第二点呢，论起来还不如第一点，就是不会胡说，太较真。因为较真，和老魏刚认识的时候有好几回都是不欢而散，老魏后来说，觉得我这样的也挺有意思的，每次争争吵吵的，也不真伤和气，还会搞出个小话题来，一直到下次的饭局上都足够回味。饭局这事，可不是得要有个什么由头吗？或是今儿下雪，或是明儿冬至，抑或是桃花开，再或是杏花落，都是看得见的由头。托个什么情，办个什么事，把上个饭局留下的尾巴续接起来，都是看不见的由头。

今天这饭局，看得见的由头是吃蟹，看不见的由头里，也不知道其他什么，由我这里捋出来的，倒是有一条：画。去年发了一笔小财，今年上半年我把老房子装修了一下，墙上空落落的，得补壁，就想托人找省里的名画家给画两幅，一打听，还挺贵的，就有点儿心疼肉疼。老魏咣咣地拍着胸脯子说，就那几张纸，还值当花那钱？老哥儿请两个画家吃顿螃蟹，就把这事给你办了。你不是有点儿底子吗？要是想学，那顺带把老师也给你请了。

底子这话，让我既有点儿脸红，又有点儿蠢蠢欲动。就像那些被老师当堂念过作文的人以为自己都能当作家一

样，小学时候，我的美术课没少得满分，这让我一直觉得自己有当画家的潜力。中年之后稍微有了些空，便把笔墨纸砚齐齐地备下了，可到了这把年纪，多少也知道点几天高地厚，没敢贸然下笔。就只先看画册，吴昌硕，张大千，李可染，李苦禅，齐白石……越看越不敢画，也越看越明白，所谓的潜力，不过是一种哄着自己开心的幻觉，却也是越看越有兴致。尤其是齐白石。我看得最多的就是齐白石画册。越看越喜欢，简直是迷上了这个老爷子。说句不怕牙倒的话，如果和他生在同一个时代，如果他也看得上我，要是个男的，我一定求着给他当门徒。要是个女的，哪怕当个丫鬟呢，我也很愿意上赶着伺候他哩。

画册看了个差不多，近日翻来覆去读的是他的自传，叫《余语往事》，顾名思义，是他口述别人记录的，记录的人叫张次溪，文笔不错，虽然肯定把老爷子的原话整理掉了不少，但老爷子的气场真叫强大，一翻开书就能感觉到那股子劲儿劈头盖脸而来。什么劲儿，说不清道不明，反正只是他特有的，独一份儿。

2

六点多，客人陆陆续续到齐了。果然有两个画家，一个姓叶，穿着白色中式对襟棉麻布衣，盘着琵琶扣。跟着一个女孩子，穿着旗袍，旗袍颜色月白里又泛着极淡的天青，有点儿女窑的意思，说是助理。一个是省画院的专业画家，姓郑。个子不高，平眉细眼，家常蓝色夹克。最后

到的是省文联的一个领导，姓宣，是副巡视员，按照惯例职位要往高处抬，大家都称宣主席。

落座完毕，老魏又正式介绍了一番。听着老魏口称两位画家是大师，我和老胡也跟着叫大师。到了我的时候，老魏指着我对两位画家说，这小李子以后可就是你们的预备学生啦，你们一个体制内一个体制外，无论哪个路数，双管齐下也好，都得把他教出两笔来呀。

明知是场面话，对于老魏这样给我随随便便找老师，我还是不开心。连忙说，我一点儿道行没有，离大门口还十万八千里呢，怎么配给两位大师当学生。老魏惊讶道，咦，上次我听你说起齐白石，头头是道哩。我说那是你离大门口还有十万九千里。众人就笑。叶画家说，李兄既然是魏兄的朋友，一定是高人，我哪敢当老师呢？何况还有郑大师在此。李兄呀，要不这样，咱们一起给郑大师当学生吧。一起，一起。说着便举杯。郑大师一边含笑推却，一边也举起了杯。

喝了几杯见面酒，服务员出去催菜。汝窑起身，袅袅婷婷地给大家添了一遍茶。大家钦羡叶画家有福，说整日里有这样画一般的人儿当助理，怎么能画不出好画儿呢。叶画家感叹道，比起白石老人，在下还真是惭愧，惭愧。就说起了齐白石一般人不能企及的旺盛的荷尔蒙。说这老爷子，可真是乱世里的一朵奇葩，啥都没耽误。长寿是不用说了，九十三呢，放到今天也是长寿。钱也是不用说了，越到老越多金。女儿呢，五个。儿子吧，七个。这就是一打了。最小的儿子出生时，老爷子都七十八了，乖

乖！我说不是七十八，是七十四。叶画家说，我怎么记得就是七十八呢，挨着八十边儿了。我说，写那文章的人肯定没有做好功课。这有个缘故。本来他就按老规矩虚说了两岁，七十三岁那一年，他又按照算命先生的嘱咐跳龄避灾，又虚说了两岁。所以他的七十三是七十七，七十四是七十八。

都对都对，别论这个了。往下说女人呗。老魏呼喝道。叶画家说，齐白石从来都没缺过女人，还没名气的时候就有俩，正房叫陈春君，偏房叫胡宝珠，后面还有俩，一个好像姓夏，也叫什么珠，另一个好像姓伍，都没有名正言顺。直到去世那一年，老爷子还想娶个二十二岁的，四十四岁的他还嫌人家老哩。

老胡说，对对对，那个夏什么珠我也知道——夏什么珠来着？这是冲着我问，我便答是夏文珠。老胡接着说，他看过一部电影，是讲新中国成立初期齐白石和领袖的事儿。夏文珠那时候就是伺候齐白石的，两人夜里不在一起睡。齐白石找钥匙，夏文珠还得披上衣裳进来帮着给找，啧啧，正经得很。后来又在微信上看过一篇文章，却不正经得很。说是那个叫胡宝珠的偏房还是正房给找的哩，那时候齐白石刚到北京，这大的怕他不能料理生活，亲自过来给找的小，还真叫是贤妻偕美妾。啥叫齐人之福？这才叫齐人之福呢，人家又姓齐！

老魏笑道，你这可是胡扯，是封建大男子主义妄想症。他大老婆是文盲，大字不识的小脚妇女，那个世道乱成那样，她能跑那么远的路？叫你再夸张夸张，你还会说

大老婆给小老婆伺候月子哩，还替她带孩子哩。

可不是咋的，真有这么事。那文章里真写有这个，哄你们是狗！老胡急了。

哎哎哎你把话说明白，是哄我们我们是狗，还是哄我们你是狗？

.....

众人说笑着。老魏笑得张牙舞爪，郑大师笑得噙不住烟，叶画家笑得眉毛抖，汝窑尤其笑得银铃作响，花枝乱颤。宣主席一直矜持着，此时脸上也如春冰初融。

老胡叫嚣着，非得让我替他分证分证。我便说，我看过齐白石的传记，这事果然是真的。那个女人叫胡宝珠。齐白石在自述里说到陈春君：“恐我客中寂寞，为我聘了宝珠，随侍照料。”也交代了宝珠生头胎的时候，陈春君不放心，赶来北京伺候月子，不仅白天照顾孩子，晚上也搂着孩子一起睡。陈春君死后，胡宝珠被扶了正。给齐白石当妾的那年，宝珠才十八岁，扶正那一年是四十二岁。老爷子还办了隆重的扶正典礼。

扶正有那么重要吗？汝窑问。

扶正可是大事。郑大师一脸严肃。

小老婆不能上家谱的。老魏说。

也不能入祖坟。老胡说。

我说，老爷子在书里自述，扶正典礼时，他首先郑重声明：“胡氏宝珠立为继室！”然后是在场的亲友签名盖印，最后是老爷子在族谱上批明：“日后齐氏族谱，照称继室。”

所以啊，小美女，要是嫁人可得上心，要当就当正室，可别让人哄了，到了儿还得给扶一下。老胡对汝窑说。

这话说的。众人都看叶画家，叶画家微微笑着，说，这话我也说过。不过，如今的孩子们，可不一定这么想。众人又看汝窑，汝窑正低头刷着手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忽然，迎着众人的目光，莞尔一笑，瞪着猫一样圆溜溜的眼睛，欢悦道，来热菜啦。好呀好呀。

这道热菜是炖牛腩，自然也少不了萝卜。萝卜正应季，闻着味儿就知道地道得很。众人互相谦让着分到碗里，汝窑尝了两口，说道，盐放得有点儿多了吧。老魏连忙接茬，说可不是咋的，服务员服务员，添茶添茶。问你们大厨一声，这是怎么弄的，莫不是把卖盐的打死了？汝窑又是莞尔一笑，又一脸天真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咸吃萝卜淡操心吧。

手机铃响，汝窑便放下汤勺，拿着手机，袅袅婷婷地出去了。待她出了门，一桌子男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便同时大笑起来。老胡指着叶画家道，叶大师，你调教出来的好人儿，我服了服了服了。

3

一道荤，一道素，一道甜，一道咸，热菜就这么慢慢地起着。服务员介绍说，刚上桌的这款是新品，有个名目，叫做“黄金肉”，据说是猪颈背上最嫩的那一点肉，

这点儿肉不仅是嫩，营养价值也高，富含有机铁、脂肪酸、蛋白质……该含的好东西都含上了。这么好的肉，平均下来，每头猪身上大概只有六两，因此又叫“黄金六两”，是有钱也不容易得的。虽是纯肉的硬菜，做出来却不腻。据说是用黄芥末和藏红花汁儿调配出来的，看起来果然很黄金的样子，下面垫着几片鲜柠檬去腥解腻，品相颇为清新华美。

为了这个，大家碰了一次杯，感慨着如今的生活真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便埋头吃起来，口感自是十分怡人。寂静中，包间里回响着咂嘴之声，微微有些尴尬。老魏便没话找话说，问叶画家忙啥呢？最近有啥大作？去采风没有？叶画家说他国庆节那几天到豫东下了个基层，文艺界不是正倡导和基层“结对子”的吗？他“结对子”的县有个挺有名气的“画虎第一村”。

哟，你这还挺有觉悟的。老胡说，

惭愧惭愧。不过，在下虽然在体制外，却一直是向着体制内的高标准看齐和靠拢的。叶画家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掌示向郑大师和宣主席，说，我这一颗红心，请组织明鉴。宣主席说，点赞，点赞。郑大师说，记得宣主席和这个村子有渊源。宣主席说，是啊很熟。那时我还在豫东工作，这个村子是我最早关注起来的。我和这个村子，缘分不浅呢。

怪不得呢。叶画家惊叹。

这个村子有福，有福。老魏老胡同声感慨。

宣主席说，他在的时候，请了不少名家去指导谋划，

又办画展，又建画廊，还培养了一批经纪人。他走时，这个村子已经成了当地的文化名片，村里的绘画也已经初步产业化了。听说近几年当地政府还把这里的绘画产业和新农村建设结合到了一起，怎么样？如今应该更红火了吧？

叶画家正沉吟着，汝窑说，村里没几个人，挺冷清的。叶画家咳了一声，道，也许是因为国庆放假，村民们都走亲戚去了。又对汝窑道，什么冷清，那叫安静，乡村田园的安静。老胡道，农村还受放假影响？如果是个名片，那不应该人更多？叶画家正在夹菜，没应答。老魏接过话茬，说的却是“黄金肉”，说齐白石要是看见这么漂亮的菜，指不定会画出多好看的画哩。

“黄金肉”若是摆在齐白石面前……我想起他的祖母马孺人。齐白石少时家境极其贫寒，却爱读读写画画画，在没当木匠之前，每天忙完了放牛打柴的事，回到家就开始潜心纸墨意趣。祖母劝他：“三日风，四日雨，哪见文章锅里煮？明天要是没有了米吃，阿芝，你看怎么办呢？”后来感叹道：“阿芝，你倒没有亏负了这支笔。现在我看见你的画，却在锅里煮了！”

小李，你说是不是？

原来老魏是对着我说的。我也只好接上，说齐白石肯定不会画这个。为啥？因为他不喜欢画新东西。他画的都是自己烂熟于心的老物。你瞧他画的那些个东西，蜻蜓蚂蚱螳螂蟋蟀，蛾呀蝶呀蜂呀蝉呀，还有那些个花，菊花荷花桂花梅花，哪一样不是别人画了千百遍的？他画的人物，也都是从芥子园上扒下来的古人。

不都说他是改革派吗？改革到哪儿去了？汝窑问。

叶画家接了茬，说改革哪有从里到外剥净了改的呢？再改革也是在老底子上改。齐白石有他的老底子。他当过木匠呢，芝木匠芝木匠嘛。木匠活儿分大器作和小器作，大器作是粗活，小器作是细活，齐白石学的就是小器作……

先学的大器作，后来发现大器作被小器作瞧不起，才赌气又学的小器作，然后才在小器作上立了根基。我说，这小器作有一样技法，就是在家具上雕花。既雕必得会画，他这才画起来。起初画得粗糙，二十岁那年，他在一个主顾家里见到了残本的乾隆版《芥子园画谱》，便借过来，勾影了半年，自学成的才。

那这芥子园也是厉害啊，让他学半年，就能成才？赶明儿我也学学。老魏说。老胡说，你还用学？你就只管画起来吧，反正铁定是张飞李逵的风格，也能自成一派。老魏说，我画成了送你，你可得要。老胡说，想让我要，除非你倒贴两千。老魏说，两千就两千！不过你得挂起来。老胡皱眉叹气苦思了一会儿，无奈道，好吧，挂挂挂，给你挂个好位置。老魏说，挂哪儿？老胡说，挂大门上嘛。当门神满够。

说笑了一番，郑大师道，说是成才，也不过是比较着他以前不成才的时候去说的。芥子园虽然能打底子，可这底子才有多厚？他被当时传统的主流文化排斥，进不到他一直想进的传统文人画的圈子里，还不就是因为没文化？叶画家点头道，是啊。从他年轻时候，主流就不认他。他

当木匠时给人家画画，有些人只要他画，不要他题款。他给人刻的章，也被人磨平，去另给人刻。就是这样没地位，被人瞧不上。所以他才一大把年纪去当北漂，才有了所谓的“衰年变法”。郑大师说，这是一个内因，他的变法还有外力，那时节，他恰好碰上了新派的徐悲鸿林风眠刚从海外归来，还结交了一个姓陈的，叫什么来着，学问很好……

叫陈师曾。免得被点名问，我主动接上话茬，说这陈师曾的学问不是一般的好，他的家学在民国时期也是数一数二的厉害，他的祖父当过兵部侍郎、湖南巡抚，他的父亲陈三立当过吏部主事，是著名诗人。他的兄弟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哦，是吧？他被这么一票人鼓动，才下定决心去首创红花墨叶派——

红花墨叶派不是齐白石首创，吴昌硕早就这么搞过。这陈师曾是吴昌硕的弟子。我又说。

哦，是吧？郑大师停顿下来，喝了两口茶，说，我对吴昌硕知道的不多。只记得他那时位置比较高，相当于国家级美协主席吧？画坛老大。我说是。叶画家说，这两人的关系好像不大好。我说早期还是挺好的。齐白石刚出道的时候，很崇拜吴昌硕，还托人到上海请吴昌硕定润格呢。以吴昌硕当时的权威，他给谁定润格，谁就有饭吃。定润格的时候，吴昌硕还赞齐白石：“其书画墨韵孤秀磊落，兼善篆刻，得秦汉遗意。”两人闹翻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同时被陈师曾送去日本参展，吴昌硕的画是主角，却没

怎么卖出去，齐白石的画作为配角上演了一出大逆袭，卖得精精光光，齐白石自己说：“……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二百五十元银币。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

善价，就是高价的意思吧？汝窑说。

咦——这妞真聪明。

过去的人真有意思，说贵不就得了，还善不善的，这么扭捏。老胡说。

不扭捏，挺直接的呀。钱多就善，钱少就不善嘛。贵了就善，便宜了就不善嘛。汝窑耸耸肩，我要加油，当个大善人！

哄堂大笑。

为这个闹翻，听起来是吴昌硕小气。叶画家说。

是不好大方的呀。老大被小弟打脸，那心里会好受？汝窑说。

我说，也没有明着闹翻，只是彼此不再来往了。齐白石卖了善价的消息传回国内，吴昌硕挂不住，就酸不溜丢地对别人说：“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这话辗转传到齐白石耳里，齐白石也没说啥，只是刻了一方印，印文是“老夫也在皮毛类”。

郑大师说，这话倒是有出处的，原是大涤子石涛的，是石涛在《赠刘石头山水册》这幅画上的题诗：“书画名传品类高，先生高出众皮毛。老夫也在皮毛类，一笑题成迅彩毫。”